

卷十九

古文析義

亥月

古文析義卷之九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婿

受業鄭 郊官五

錢唐翁必遂淵若全校

男 沅芷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言如孔孟一流人關係於世甚大是引起話頭

記豈非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生非偶然故申呂自嶽

降有自傳說為列星有所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段泛言

來為○古今聖賢之

歿必能為神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引孟子語提出參天

是

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

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

凡遇此氣

而爵祿才能悉無所用

是孰使之然哉

原氣之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必有主此氣者長存於天地間不生

不死即下文所謂精誠是也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

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此段言古今聖賢歿後為神有所以為神之理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

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

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應匹夫為百世師一文○

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其四句言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言文公

關係於世甚大而平日所行皆從浩然○之○氣○發○出○自○然○獨○存○其○靈○而○不○滅○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

人○無○所○不○至○
智人事可以惟○天○不○容○偽○
之天理所在則有自然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
以精誠不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

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縛○李○逢○吉○之○謗○能○

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此段言公有此精誠純乎以天用

事而不雜以一毫人事之偽所以能獨存於天地間上段言其然此則言其所以然也世人以不遇為公扼腕又是做夢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

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彼在潮德政止此數語仍在文行上言潮人之事

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潮人以事神禮事公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

一以公為師。觀此句纔與公有交涉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

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敘出或曰

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

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

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

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上文止說公當為神未曾提出

潮州此處忽作一問一答乃補題法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

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敘出潮人請書其事於石敘出

碑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言公之文

章天所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公自天而下為除世俗文字之

障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依被昭回光仰普天下皆追逐李杜

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公詩不讓李杜文之高學者不

能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

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言謫潮之山及所歷之地與治潮之事鈞天

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帝以鈞天之樂無人譜奏故遣巫陽招公仍歸帝旁謂公

歿也前言來自帝旁是生有自犧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

來此言鈞天無人是逝有所為陳祭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傷其歿而祝其來享

與蕉黃廟中翩然句即

用公詩詞

林西仲曰此碑若落俗手必痛敘韓公在潮政蹟致潮人
思慕立廟報功而已殊不知韓公以一身上接孔孟之傳
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乃天下萬世之韓公非潮州一方
之韓公也卽潮人事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亦兢兢
以明神奉之又非但借廟祀爲報功如今日之名宦已也
坡公此作開口言古之聖賢如孔孟者關係於世道其生
其死端非偶然必有不生不死之理與天地長存而韓公
生於道喪文弊之後能以匹夫挽回數百年之氣運其關
係於世道何如則生爲人而死爲神又確然可信者然此

亦○非○臆○說○也○蓋○至○誠○無○息○之○理○純○乎○天○行○而○不○容○以○人○事○
假○借○韓○公○生○平○所○行○皆○全○乎○天○而○不○參○以○人○是○其○爲○神○也○
不○特○決○其○當○然○亦○可○信○其○所○以○然○矣○乃○潮○人○獨○神○之○豈○知○
公○之○精○誠○常○在○天○地○間○不○獨○一○潮○爲○然○乎○如○此○立○意○則○韓○
公○方○爲○天○下○萬○世○之○韓○公○矣○再○玩○歌○詞○語○語○奇○麗○以○韓○公○
詩○好○爲○峭○刻○古○險○極○意○摹○倣○故○也○坊○本○註○釋○頗○詳○茲○不○復○
贅○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

州事臣抃言。

敘趙抃疏請

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

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

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先提出疏請之事作案流涕句伏下行道傷嗟慰答民心二句

謹

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

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

分敘錢氏初起者

傳其子文穆王元瓘

分敘錢氏再世

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

分敘錢氏三世第三

王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觀分叙錢氏三世第四王。敘事處僅百餘字耳。而三世四王用兵五次。歸誠二次。一

一清出却成一片文字何等筆力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

蜂起非守臣時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

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以他國相形而吳越地方千里

地之帶甲十萬兵之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之財

裕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

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

甚厚此段言錢氏當五代之世不肯自帝一方以糜爛其民故為德之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

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

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醢血為池竭

天下之力僅乃克之亦舉他國相形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

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此段言錢

氏當宋興之時不肯自守其國以歸命真主故為功之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

扶風修其祖父墳塋祠以太牢引古例今錢氏功德殆過於

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

答民心之義也勸獎指功言慰答指德言總束有力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

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

在錢塘者以付自然

處置在錢塘之墳廟即付其孫無待稽察

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

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亟察

之甚者易其人

處置在臨安之墳廟付與縣僧本非庶幾永

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可其妙音院收賜名表忠觀

既賜以觀名又

銘曰天目之山苕

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

山川鍾靈

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

大呼從者如雲

得人

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湖江海為

東之盛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

唐昭宗賜鐵券後唐

莊宗賜玉冊。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土地之廣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梁太祖所賜衣錦之榮四十

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貢賦五朝昏亂，罔堪託

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不以國屬五代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獨屬國於宋，歸宋乃其孫之事。言先王之志，天者所以著其世德，且伏下孝字，謂能繼志也。天

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微其功德之隆帝謂

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點出治龍山之陽，巋然

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教立觀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

有位，視此刻文。四語是勸忠之詞，明此舉大有關於世道人心也。

林西仲曰。通篇以功德二字作眼。有功德者。列入祀典。所從來舊矣。吳越王錢氏墳廟。宋初有治之者。此特因蕪廢請復。不是勦舉。茲篇止敘趙公全疏。先提出蕪廢再攷事實。分斷功德。然後區畫久遠之策。布置詳明。銘詞以忠孝二字作結。尤見關係。世人止知東坡小品可喜。此等篇輒以平常置之。不知文有看來平常。捉筆做不出一字者。此等篇是也。悟得此理。便是善讀古文。更按五代史錢鏐世家云。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及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民甚矣。是語與此碑文不同。附載以備參考。

范增論

蘇軾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然當去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

耳。先斷一作冒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

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

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承上不早句轉入發議卽撇開以生

下文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勢方不促

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落脈一語是通篇關鍵陳涉之得民

也以項燕扶蘇。引陳涉借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楚

盛所以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楚之所衰且義帝之立增爲謀

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

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以增爲謀主之故，羽之殺

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

必待陳平哉？申上文羽之去當於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疑羽

在先，不在陳平行間，則增去當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

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又引此句，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

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義帝之賢在知人上見

羽不宜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